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一九二七——一九三三)

中央档案馆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一九二七——一九三三)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档案资料，不准翻印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

(一九二七——一九三三)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7.625印张 150千字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3230·93 定价 0.74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一、本辑收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给共产国际的政治报告，并收入一篇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

二、本辑选入的文件，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的历史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重要价值。

三、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可能有疏漏舛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目 录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1）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	（11）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23）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7）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45）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5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八月五日）	（75）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八月六日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	（77）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	（100）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140）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在武汉方面的消息太少，各地亦无报告，因此今天的报告无多的材料，自己无完全的关[观]念，只能作一简单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从汉宁妥协说起。

自汉宁妥协后，我党发表《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我们在此告民众书中说明汉宁妥协之意义，说明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都是我们的敌人，更说明第三派不过是反动的桥梁而已。第三派第一步的主张是“联共反蒋”；第二步是“反共反蒋”；第三步是“只反共不反蒋”。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八月半，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则大叫其蒋倒是党权的胜利，但汪一到南京即马上改口说蒋是先知先觉，自己承认过去只知反对反革命不知反对共产党，并且还到上海预备去迎蒋介石出来。总一句说，从八月十五到现在，汪精卫等已完全投降了蒋介石一直到西山会议派了。这一个月可说是此种形式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南部已经是清一色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无论这种清一色的政权之内部有许多冲突，然而他们对于民众仍然是一样的东西，莫有二致。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固然不能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尤不能与军阀作斗

爭，因其本身即系军阀。他完完全全是工农的敌人，在我们的告民众书中亦曾说明此点。党的紧急会议亦采取了此精神。

“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在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涨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武汉反动之后，到处在改组工会、农会，并停止工会、农会的行动，这自然是在向工农进攻。而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形势也是很明显的，自政府命令将所有工会解散之后，资本家即大大的开除工人，实际上因钞票的关系，工资一天一天的减少，武昌几个纱厂并延长工作时间，京汉粤汉路工人有欠薪至九、十月者。凡此一切，都是现时武汉的所谓国民党之工会改组帮助资本家的政策，欺骗工人，蒙蔽工人，同时还要乱叫“三民主义”“非资本主义前途”……政府可说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开辟向工人进攻的道路的。无论他们一天说许多空话都是无用的。如汉口中交银行近来开除许多雇员，国民党党部（工人部）及工会改组会等，曾经假意去函向该行要求恢复这些工人的工作，该行竟答复不行，国民党部亦无如之何，反而由党部及工会改组会替银行方面设法，介绍被开除工人以别项工作。由此可见武汉资本家正需要这种所谓工人运动，好帮助着他们压迫工人。今天报载有一粤汉工人廖某被捕，假工会去函

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而卫戍司令部亦回信不允，并说廖某提出了要求发现洋的口号，有共产党的嫌疑（以他们所搜得的共产党职工运动决议案的条文为证据）。如此，工人实无出路。武汉如此，其他各地亦是如此，这也是可以从外地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实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暴动推倒军阀的统治，建设工农民权的独裁政权，然后才有出路。说到此处，我们还要注明的是：工人不及农民的斗争情绪那样高，这是因为工人在反动局面之下受了一个大打击之后，找不着头脑，不知要如何的办法才好，而我党又没有去领导他们，以致如此，而比较安定一点的工人则更呈畏缩的状态。最近听见有洋车工人说：过去共产党的工会不好，要收会费，还要叫我们去游街，现在的国民党工会算是也不游街了；但也不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要发国库券。这种群众无出路的心理，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据上海报载：上海工会统一会最近到各工厂去得非常之多，有点事即去，他们这种积极的干去，如果共产党不能正确的领导工人去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也可以在这种工人无出路的形势之下，替工人解决一些小问题，得到一点基础。最近上海省委欲在蒋介石下台的时候作一示威运动，结果未成功。现时工人群众，尤其是武汉，没有积极斗争的形势，这是由于受了我们过去党的退让政策的影响，群众已非全为我们可有了。现在各处的工人都无出路，已经在那里要求我党去领导他们斗争，我们目前也在如

此做了，但武汉方面则已迟了许多，这是不可讳言的。

农民在广东、两湖是已经开始暴动了，河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也有不断的骚扰，中国革命已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要由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农民，完全肃清土豪劣绅，推翻军阀地主制度，建设新的平民政权。说到农民暴动的具体形式，在鄂南农民的“实力”本来并不大，但居然能够大干起来，湖南也有许多地方干起来了。据湖南省委的报告看来，湘省的暴动还有多少胜利的可能，也可说是湖南农民算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最先进的。过去在湖南完全表现两个政府：一为唐生智的军阀政府，一为农民的农会政权。说到此处我们回想到帝国主义之聪明，当省港罢工的时候，帝国主义即说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当湖南农民协会力量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农民协会是第二政府，当武汉民众势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湖北省总工会是第二政府。帝国主义对于此第二政府之危险性是看得很清楚的。国民党领袖本站在这两政府的挑选的地位：那时的形势是，或者国民党站到这第二政府方面来，真正领袖革命，或者站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方面去，使国民政府完全变成他们的政府，实行其领袖反革命。可是他们挑选的结果，并不说此第二政府是最民权的，反而要站在新军阀方面来消灭此第二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所要求的。现时这第二政府是暂时消灭了，可是他重新起来，变成唯一的政府，这就是暴动的意义。目前我们两湖暴动的计划是在鄂南胜利即向岳州进攻，同时集合湖

南各地的农民力量合取长沙，拿得湖南的政权。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广东即可引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据报载，香港九月九日的电说：各县农民“土匪”相继起事，并非贺叶已到该地；又一消息说贺叶并未到湓口，乃共产农团自动起事。由这些消息我们可看出广东工农并不等待贺叶来到才开始暴动。但不知党在这些暴动中的指导作用如何？从报上看来汕头暴动都是很有计划的，——汕头在九月七日一日之内发现十九次炸弹案，如果党不在那里指导，这样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斗争中我们的力量有四种：一、工人的力量。工人在现在的资本进攻的压迫之下实在没有出路，只有实行斗争之一途，而且现时的经济斗争，都必然有急转直下变成很明显的政治斗争——一直引导工人的意识到非暴动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二、农民的力量。在目前反动的政权之下，农民也无出路，抗租抗税的口号可以适用于一般农民；三、我们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党应很有计划的去领导工农实行斗争；四、贺叶的军队力量。这个力量在新的阶段中亦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农民暴动，一起即被压服，那时还是揭竿而起的时候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有了很厉害的枪炮，已与揭竿而起的时代不

同了，所以现在的斗争，军事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对兵士的工作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仅仅是为国民党军队当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或者站在外面为国民党的军队宣传，或者为某将军运动收编扩充军队等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对于我们一点益处也没有的。现在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应该是要作兵士的工作，即在贺叶军队中也应如此。如果照我们过去在军队中工作的方式，我们那时虽有十万军队在手，亦未必不与国民党军队一样，各样色彩的坏分子都包括在内，绝不能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必须与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联合起来，要使敌人的枪杆子变成土地革命工农的枪杆子，如果我们能够将工农兵士的力量在党的指导之下集合拢来，胜利是必有可期的。

据今天的消息看来，两湖暴动的情形仍然是很好的，固然，亦许集中不成功，取不到湖南的省政权，因此而只变成各地异军蜂起的零碎斗争，但是最近的消息仍是证明工农暴动有一击而中取得两湖一部分政权之可能——因为治者阶级的统治非常动摇。

客观的情形表现给我们看出：全国已在一个经济危机的状况中，无一个地方不闹财政的恐慌及租税问题，这种恐慌使反动政权无法巩固。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恐慌之下也无出路，或者他们也有依附汪精卫式的政治路线走到反动之一途，但其结果仍然是受骗。现在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问：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否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呢？我们的回答：中国资产阶级并没得着全国的政权。

汪精卫等在反动的开始还想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来欺骗民众，但是不久他们即用不着了，完全投降土豪劣绅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现在也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形成他们自己的势力和政权。广东古应芬强迫商人出捐的时候，上海商界竟通电反对，这种情形已与他们处在北京政府之下不同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已在那里自己形成一力量。现在的政府决非代表“民权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因为中国根本没有民权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与豪绅阶级非常之密切的联系着，在政治上是“最卑劣残酷野蛮的资产阶级”。这亦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他并不能有全国规模的政治领袖及政纲，他的封建性非常之重，他们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同各省各县的豪绅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联系着。

在目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是：一、拿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形式来引诱一般小资产阶级，这是于新军阀有利益的；二、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甚厉害，使他们的政权不能稳定。唐冯李白部下的冲突都可以说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一得政权，内部的冲突即表现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稳定其政权，这是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因为很明显的，现在前途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是工农的政权。

宁汉妥协后仿佛国民党统一了，可以打北京了，但此统一一开始即马上发生了许多冲突：第三派与蒋介石有冲突，与唐生智也有冲突，唐蒋、唐冯、靳冯都有很大的冲突，汪等去因不愿当一派势力的小老婆，所以又

要请蒋介石回来，传说蒋已回，如蒋一回，很明显的马上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其结果，汪精卫等第三派的政治领袖，将要被各方面所厌弃，明显的露出蒋介石主义的大胜利。今天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就开幕了，唐生智是未开会之先即不去，宁方的人都反对他，唐冯已干起来，靳冯也干起来，并闻唐最近的战略是用的远交近攻的方法，要与张作霖，孙传芳讲交情了，从他们的内部的冲突看出军阀政权之不巩固，同时我们要明了的，所有他们的战争统统是军阀的战争。

在现在状况之下，实际上说来，国民党已经解体了，无革命的力量了，帝国主义可以进攻了。当工农还与武汉政府在一块儿的时候，帝国主义是非常之害怕的，现在国民党既已无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当然可以乘势进攻了。帝国主义进攻的方式可分几种：一、用老的方法在中国施侵略，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向奉张要求实行二十一条，引起满洲的反日恶潮即是；二、向南京政府进攻，以便挑选新的工具。——帝国主义也要在新军阀的冲突当中来挑选他的新工具，但他挑选的方法是采取的进攻的方式，看谁能最听他们命令他们养谁为其新工具。南京政府早已无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上海的对日大同盟已公开的借口山东的日本兵已撤去而发启事自行取消！这可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而武汉报纸上亦已承认关税自主不能实行了，即此可以证明国民党叛徒已非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为障碍革命发展的力量了。而汉宁两个叛徒政府之合在一起，完全维持了土豪劣

绅的政权，帝国主义现在已间接的利用这一工具，在将来还要格外进攻，从进攻之中挑选这些新军阀中的工具；三、帝国主义对于工农的革命力量，或将取直接用兵干涉的形式，最近广东惠阳地方，英国人已经直接“剿匪”，他们的香港报纸宣传李济琛决不能抵敌贺叶，这亦许是他们准备直接出兵广东的表示。

最后讲到党的问题：一、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我们应坚决的实行紧急会议的决议，但现在机会主义的余波尚非常之多，我们应以很大的力量来与之奋斗。在组织上，我们应当督促各省党部作报告，看他们是否照紧急会议的决议在那里执行，是否提拔了新的积极分子起来作党的工作。二、要注意秘密的工作，各地近来之机关破坏，都是由于自己不小心，秘密工作作的不好，这是要很注意的一件事。三、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在目前整个的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c.p.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潮流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四、党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党内作技术工作的同志，完全靠党来供养他们，如果党有时发给他到某处的路费少了一点时，他即发生许多的怪论出来，这种现象非常之坏，在此新的时期中，应将党再造起来，在技术方面都要变更，党的成份应当是：一、绝对

无法在外面谋生活的而必须在党中负重要责任的“革命职业家”；二、工农分子（本不受党的供养）；三、知识分子，这些分子应当有自己的职业，务要达到每个同志都有牺牲自己的力量和金钱来帮助党的精神，不要存依赖党的心理。

总起来说，在现在形势之下，党负了很大的责任，一定要党内及政治上有坚定的统一的意思，才能负起这个很大的责任，同时也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 ①

一、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 与两湖广东的农民暴动

蒋介石四月十二上海屠杀之后，继以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逐步反动，一直到七月十五日的排共，在此之后，革命的分化已经完成：豪绅资产阶级已经完完全全立到反革命的地位；此后的情形是：——一方面工农贫民（兵士）的革命营垒，别方面买办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营垒。虽然买办军阀资产阶级的内部还有许多冲突，虽然所谓国民党的政治是代表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他们会利用工农抵制一下帝国主义或买办的权势，然而根本上说起来，这些豪绅资产阶级不过是想排斥纯买办的北洋军阀，夺取他们手中的政权（卖国权），他们的国民党招牌和种种假民众团体（如改组工会、工会统一会、农民协会等）的运动，不过是反共的工具，压迫真正工农的革命斗争的工具，所以北方军阀及国民党军

①原文无时间，此时间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编者注。

阀的统治同样是反革命的统治。这是武汉背叛革命后很明显的情形。所以现在对于南京政府与冯阎等所谓一致北伐，我们很确定的明了的规定出上述的口号，我们认这种北伐是纯粹军阀的战争，没有丝毫革命意义的战争，是反革命的各派势力之间的混战，我们应当号召工农民众起来武装暴动，实行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工农贫民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实在是武汉反动后我们立刻便决定的。

但是，以前呢？在武汉反动以前革命营垒的分化还没有现在这样清楚。自从今年一月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之后，革命营垒中已经开始的分化（三月二十），便分外急剧起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很猛烈的行向土地革命——彻底肃清封建式的统治与剥削的革命。那时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已经自己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镇压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变成第二政府。城市中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等的革命组织——总工会，也奋起行使自己的革命独裁（逮捕反动派罚款等等）。上海的无产阶级更能立接武装暴动，建立真正民权的市民代表会议政府。这一阶段之中，国民党内当时的左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开始摇动了。那时正是两个主要力量在革命营垒之中从隐藏的局部的斗争，进于公开的整个的剧烈斗争的时候。这两个主要力量便是：一、工农贫民的革命力量，二、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当时的局势还在胜负未分之际，那小资产阶级徘徊于两大力量之间。如果国民党要能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那么，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等，便应当站到工农方面来。无产